

飯牛翁小丛书

(上)

飯牛翁小叢書

餘姚戚牧飯牛著

●卷一 牧牛庵筆記

奚囊佳句

唐代王摩詰五言句。宋時陸務觀七言詩。俱有畫意。他人總不能逮。卽書作楹聯。亦復清華秀曼。近若鐵沙奚囊。頗媲美二賢。如山亭閒放鶴。水柵靜眠鷗。歸漁肩負網。沽客手提壺。又茶鼎吟縈烟篆碧。硯屏深護夜燈紅。風寒畫檻鸚鵡初睡。月滿瑤階鶴未歸。紅葉亂山樵子徑。白雲古樹野人家。倘教荆趙關黃壁箋寫出。自得神與古會。

王翰如

東洞庭王氏。爲前明文恪公之裔。稱吳縣巨族。迄今子孫繁衍。賢愚不一。有名毓桂字翰如者。行商于黃歇浦濱。賣書畫箋扇爲業。年五十餘。省衣節食。敏事慎言。從未喜怒見于面。交友出諸誠信。若酒肉徵逐之朋。視同眼刺。海場十里。乃天下繁華淵藪。流寓其間者。往往不自檢束。

甚至難于收拾。床頭金盡。無面見故鄉父老。吾願滬上少年子弟。以風流揮灑自命者。翰如先生可師焉。

僞君子不如眞小人

孟子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此二句非聰明磊落直截痛快之眞聖賢。誰肯道破。余生平最恨假道學。曾謂與僞君子交。不如與眞小人語。王莽僞君子也。周處眞小人也。王莽文過。周處改過。文過則君子反不如小人。改過則小人終得成君子。古今來誤國害民。大半出於僞君子。蘇東坡謂世間萬病皆可醫。惟俗不可醫。咸飯牛曰。天下萬事皆可挽回。惟僞不可救藥。一俗一僞。爲兩條最壞路徑。俗字從人。僞字亦從人。可見俗與僞皆人所爲。君子小人。於是乎分。

遊味蕓園

戊申暮春三月。天氣晴和。余與江都秦琴鐵沙奚囊。同遊海上之味蕓園。汲泉品茗。閒吟詩句。秦云。風雲遲暮美人老。彈罷青溪一曲琴。奚云。前身我是李長吉。膽有傳家破錦囊。二君子皆以雅名砌入句中爲韻。余則云。今日相携無別物。友朋贈我一囊琴。蓋調之也。

奚燕子

填詞不難於風流綺麗。而難于感嘆蒼黃。姜白石張王孫風流綺麗也。秦郎中蘇學士則感嘆蒼黃矣。然古今詞人。恆河沙數。能別出一格。獨成專家。談何容易。南匯召稼村笑參軍詠燕詞。調寄一斛珠。玳梁來去。舊時王謝。今何處。烏衣巷口斜陽駐。春社年年。憐煞差池羽。綠水人家須記取。雙雙玉剪。拋紅雨。芹泥覓得商量補。隔斷珠簾。花底喁喁語。是合風流綺麗感嘆蒼黃作一氣。宜其享盛名。同社皆呼之曰奚燕子也。賀鑄以梅子黃時雨五字稱賀梅子。當與奚燕子爲古今詞壇二子。

題畫

昔賢五日畫一水。十日畫一石。古語畫咸陽宮殿易。畫阿房一炬難。畫舳艫千里易。畫八月潮勢難。個中甘苦。非吳道子王摩詰滿壁滄洲之顧虎頭誰解辨此。管仲姬畫竹。蕭疏勁直。涓涓似滴淚痕。孔雀庵主畫蘭。清幽澹宕。淵淵若出香氣。婦人家之筆墨。遠勝於士大夫多多。奚刁鎬仙畫桃花一幀。艷紅麗粉。彷彿對春風憨笑。徐熙沒骨。憚恪折枝。合鎬仙稱古今三絕藝。

顧文彬

元和顧文彬太史子珊。生於桃花塢。唐解元舊宅。釋褐後。遷居城南鐵屏巷。巷有周康王廟。廟之東偏。卽太史之住屋。西偏乃其所建專祠也。著有眉綠樓詞。怡園好六百首。真萬古千秋未有之奇構。怡園爲太史晚年游宴之地。在蘇州護龍街。飲馬橋嘉餘坊裏。

雞心石

蘇州舊城門凡八。今去匠門蛇門。祇存六門。其詳載唐代陸廣微吳地記。婁門門闌中間。安置巨石一方。約尺有咫。俗名之爲雞心石。相傳鎮壓之物。府縣志未載出處。不知其何所取義也。光緒乙巳丙午年。夏秋之交。城鄉小民多爛脚症。腿脛浮腫。不良於行。遍覓方藥。並難奏效。一日喧傳欲治此症。非婁門雞心石不可。於是男婦老少。皆持短鐮磨錯。僅五六日。頑石已嵌空玲瓏矣。

香奩句

古詩云。北風吹裙帶。細語人不聞。寫情到此。可謂極頂矣。溫李無題。不過風流蘊藉。猶難得溫。

柔本旨。若金壇王次回之疑雲疑雨。直淫歌邪曲耳。何足稱香奩體哉。鐵沙奚囊詩。明月未來先捲幕。梅花落盡罷薰衣。十四字好色不蕩。得國風遺意。並覺有一娉娉嫋嫋十三餘之女孩兒。在薛濤箋上也。

願轉女身

榮啓期三樂。人生得爲男身。亦在三者之中。似乎女之不幸矣。然千古英雄豪傑。往往被困於巾幗手中。則又何樂於爲鬚眉哉。唐太宗時有不重生男重生女之謠。未始無獨見地也。宋詩來生再入塵間世。願作紅粧絕代人。我望普天下齷齪魯丈夫。早持心香一瓣。向觀自在大慈大悲佛菩薩面前膜拜。速求轉輪也。

殺人利器

豪士殺人以刀。不若辯士殺人以舌。辯士殺人以舌。不若文士殺人以筆。然以刀殺人者見血。以舌殺人者聞聲。以筆殺人者存跡。總不如桃花面楊柳腰。娉娉嫋嫋纖穠倩麗之美。紅顏殺人於溫柔羅綺叢中。渺無形影。能使被其殺者。至死而不自覺。並可使欲殺人以刀之豪士。以

舌之辯士以筆之文士。皆入其一笑一顰一哭之牢籠。而甘心授首。噫。可畏哉。

哭笑不得

人生百歲。雖曰一瞥。然身所經歷。目所經見。耳所經聞。其間離奇駭怪之事。不知幾千萬億。正有哭之不能盡我淚。笑之不能竭我聲。無可奈何。不堪言狀。祇有付諸仰天長嘆而已。嗚呼。腐史所謂尙何言哉。尙何言哉。

幾生修到

庭中廣植名花。當清晨汲井泉水。呼僮澆灌。主人披巾叉手。閒數花朵。旭日瞳瞳。高挂屋角。度亞字牆。曲綠闌干。橫枝側葉。影颭扶疏。忽粉蝶一雙。飛來衿袖間。栩栩然有親人之意。撲之不去。如此燕居清福。誰人修到。領略仙乎仙乎。

人不如物

禽中鴛鴦。獸中狼狽。介蟲中蛤蚧。花中並蒂蓮。皆生死同命。不可片時離別者。人之夫婦。亦此類也。然晚近叔季之世。往往毀盆之聲未終。斷琴之弦已續。寡女之繭初縲。文君之爐忽易。人

而不如禽獸昆蟲草木。豈不深可嘆耶。聽罷笙歌樵唱好。看完花卉稻香。頗有煊爛之後歸。於平淡光景。又似有朱門彫敗。烏衣子弟。流入尋常百姓人家。膏粱文綉不可得。對藜藿充飢。檻樓底體。已知足於溫暖。嗚呼。無窮感嘆矣。作此詩者。大有心人。讀此詩者。亦知音悲痛人耳。

靜不如動

松上聽風。風聲謾謾。荷上聽雨。雨聲蕭蕭。松風謾謾則生濤。荷雨蕭蕭則成珠。風雨之幽閒。轉勝晴明之熱鬧。故靜不如動也。

大羅仙何在

近人作詩。動多惡札。推其原因。都誤於隨園詩話。如前身應是大羅仙。小謫紅塵廿七年。倘作詩人廿二三歲。則小謫紅塵爲廿二三年矣。我不知大羅仙究竟何物。小謫紅塵。還是怨命。還是抱屈。幾乎人人可用此二句作語助辭者。殊令人掩鼻。

燕子牛郎對白

戊申荷夏三日。餘姚戚牧。江南奚囊。同客於黃歇浦濱旅館。小樓聽雨。通夕不寐。剪燭聯床。劇

談身世。燕子則浪浪哭。牛郎則嘻嘻笑。然哭乃真哭。笑原假笑。哭者爲笑。不宜笑而哭。笑者亦爲哭。不當哭而笑也。於是乃哭笑對白。以寫心憂。吾知世之磊落清狂。欲笑欲哭者。正不止萬千人也。敢請聽燕子之哭。牛郎之笑乎。

風流才子。滿腹文章。落魄長安。遭市儈白眼。一哭。

塵寰落落。舉世不堪酬對。看古坟翁仲。危立斜陽芳草間。鞠躬作謹遜狀。一笑。

二三野老。浴罷乘涼。手持蒲扇。坐瓜棚豆架。閒聽負鼓盲翁。唱六朝往事。蒼涼悲壯。感慨唏噓。一哭。

水晶簾底。看女郎梳頭。玉臂雙灣嫩藕。飽嘗風味。心骨皆甜。忽被饒舌小婢。報道小闌干外。有情郎偷覷。簾中人星眼擲來。乃換蒼顏白髮之虬髯翁矣。一笑。

金張舊族。翩翩裙屐之佳公子。顧影自憐。風流自賞。不能握三寸管。作五言詩。如劉春田之聽賣柑言。一哭。

大腹賈擁厚資。龐然自大。胸無點墨。猶對人咬文嚼字。強作解人。一笑。

西湖美麗甲天下。舞榭歌臺。掩映六橋三竺。紅桃綠柳。繽紛白苑蘇隄。而轉瞬滄海桑田。祇
賸零磚斷瓦。一哭。

曹阿瞞奸詐狠毒。路人皆知。死後築七十二疑塚。我誰欺。欺天乎。一笑。
作客金陵。正當秋後。涼風天末。騎瘦驢。踏黃葉。遊明故宮舊址。登雨花台。憑吊摩挲。斷碑荒
碣。見銅駝石馬。倒臥荆棘中。一哭。

醜小人。殷勤獻媚。冷看其搖頭擺尾。宛若喪家之犬。一笑。

日暖風和。碧桃滿樹。忽細雨廉纖。殘紅亂落。一庭狼藉。點蒼苔粒粒猩痕。慘若楊妃之血淚。
一哭。

鄉村婦女。入市尋古剎。左手持香燭。右手把牟尼珠。口喃喃呼佛號。對泥塑木雕老菩薩。屈
膝羅拜。一笑。

一社觀劇記

戊申六月。廣東水災。據該處報告。有耳不忍聞之慘。竊謂同居宇下。彼則流離死亡。我則生存。

安樂。四萬萬盡是同胞。豈能漠然無覩。海上一社雅士朱樹鶴。熱腸普救。自恨力薄。難以博施濟衆。特邀集社中諸君。借座天仙戲園。自演新劇。將劇資解往災區。以蘇困頓。當日觀客滿堂。皆樂善君子也。餘姚戚牧幸侍末席。敬將一社諸君子所演藝劇。謹誌一二於右。簫管聲中。登場袍笏。先跳加官。此戲園舊例也。社中仲賢君。別開生面。去古衣冠。翎頂輝煌而出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。忽而笑。忽而怒。忽而拜。忽而鳴咽。默不作片語。座客鼓掌之聲雷動矣。讀書樂一劇。三人合演。靜波君飾舊學孝廉。講說科名可愛。半梅君飾新學通才。痛罵舊學可恨。正秋君扮賣助賑券。苦口說法。頗得此中三昧。戚牧曰。學之一字。原無所謂新舊者。祇須咀嚼書中滋味。窮則獨善其身。達則兼善天下。范文正公作秀才時。先憂後樂。以天下爲己任。文信國謂孔曰。成仁。孟曰取義。讀聖賢書。所學何事。翁秀卿四時讀書樂。一則曰。讀書之樂樂無窮。再則曰。讀書之樂樂陶陶。三則曰。讀書之樂何處尋。故先哲有言。無事靜坐。有暇讀書。可見讀書爲人生無上上品。書中自有黃金屋。書中自有顏如玉。書中自有千鍾粟。是在善讀與不善讀耳。嗚呼。至今日之所謂讀書人。可堪浩嘆耶。韓愈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。此其所以爲國子先生乎。

至於今人之書。我不敢寓目。又安能讀之而樂耶。演一劍憤。侗中去豫讓。勇往直前。神氣激烈。刺趙襄兩次不能成。此張良博浪椎誤中副車。世有蘇長史。亦當浮一大白。同社合演訴哀鴻。爲被災窮黎寫照。淋漓悲苦。慘不可言。座有傷心人。在暗中揮淚。牧雖阮囊羞澀。竟倒盡一文錢。而不必使之看守。人之欲善。誰不如我。彼富而且仁者。青蚨片片飛來矣。皖南野鶴鮑先生。顧曲周郎後身也。當日現身說法。演黃金台。以助諸君清興。高歌出金石。淵淵響遏行雲。龜年之曲。延年之歌也。飯牛郎嘆觀止矣。其他天仙部諸名伶。如馬飛珠趙春奎李春利等。各復如鮑老當筵。借舞衫歌扇。爲受災同胞請命。嗚呼。諸名伶。我將與之講霓裳譜矣。歌詠昇平。四海歡喜。從此風調雨順。人壽年豐。行將看被災諸同胞。不轉瞬間。又復含飴鼓腹。日中擊壤。歌康衢矣。

丁卯科場鬼詩

清光緒癸巳秋。江南鄉試。涇縣胡上舍濂。納粟入闈。坐翔字四號。見壁上縱橫題字殆滿。墨痕慘淡。細視之。乃絕詩六首。末附跋語。剝落不全。似劉姓士子味良而遭鬼擊者。觀此亦可見桑

濮之行。負心人當知鑑戒也。句云。驀地因緣已結成。嗚呼一別十三春。而今場屋重相見。郎面依稀認得真。君攜奴手入羅幃。奴道親言不可違。郎說還家遣媒妁。隨行六禮聘奴歸。誰料君心異妾心。妾心無日不思君。君歸一載方三月。棄妾何殊陌路人。樓臺鼓樂鬧喧譁。問婢誰家嫁小娃。婢道前年劉秀士。而今娶得郭三家。傷心腸斷如刀割。一段閒愁睡不成。今夜月明人靜後。青絲一幅了殘生。今歲神巡赫更威。五更纔許入秋闈。來時尋遍東西廡。誓與郎君結伴歸。因果報應不爽毫髮。種瓜得瓜。種豆得豆。處世能不自愧。

拜年歌

新春歲首。親友往來拜年。莫逆者留茶留飯。且盛筵款待。此往彼來。禮尚報施。習俗古今不變。亦足徵太平景象。有俚歌云。拜年最好年初一。走進大門就叫吃。拜年今朝年初二。讀泥字音。大家拱手笑嘻嘻。拜年初三小元旦。一串青錢說押歲。此指小兒女言。拜年恰巧年。初四。囊裏袋得飽致致。拜年碰着年初五。先吃肉來後吃魚。拜年若過年初六。窮人屋裏吃泡粥。拜年一到年初七。竈下贖個酸齏鉢。拜年屈指年初八。花生瓜子嚙不剝。拜年若到年初九。

抬上半個蘿蔔頭。拜年到了年初十。舐舐一只狗食甕。語句雖俗。細味之頗有古趣。

雞蟲入耳

隔年老雞。每至黃梅時節。兩翅近腹部。必生小蟲。細等毫芒。人目不能見。着水卽成蚊蚋。與子又同。小兒女嬉戲。偶拔雞毛爲玩具。或扒挖耳朵。毛端往往有蟲。得暖氣而內走。愈走而愈內。釘吸腦血而活。一二年後。陡覺太陽穴疼癢難耐。若不記得病之原。則勢必藥不對症。甚至頭脹如烤。耄而後死。醫家多名曰大頭傷寒。

康有爲輓聯

廣東南海進士康有爲祖詒。光緒甲午後。改名有爲。字長素。戊戌政變。六君子遭戮。又改署更生。所謂古今三更生。中壘北江南海也。清社屋。賣字於滬上。自號天游化人。丁卯二月。死于香港。其弟子朱驤朱浩輓以聯云。心懸北斗。家忘南漠。作六十萬里周流。臣鞠躬盡瘁。死而後已。坐我春風。照人秋月。論五千餘年成敗。白謨猷籌畫。安能自矜。

語石

元和集鞠裳太史昌熾。精金石考訂之學。與前輩吳憲齋大澂。汪柳門鳴鑾。俞曲園樾。潘親園遵祁。潘偉如爵。潘伯寅祖蔭。及同輩潘頌庭志萬。王勝之同愈。秦佩鶴綬章。袁渭漁寶璜。王幹丞仁俊諸翰林。互相參酌。將古今碑板碣石。莫不羅列細註。著語石二十卷。名山事業。無愧石林賢子孫矣。

餐櫻廡漫筆

廣西臨桂。僻處海南。詞人極少。遜清三百年中。祇一倪雲癯。有桐陰清話傳世。餘不多見。光緒末。况周頤字夔笙。工填詞。與王半塘朱古微齊名。六十後賣文海上。貧不聊生。可歎也。著有餐櫻廡漫筆。

二青天

明江西人小吏出身之况鐘。字伯律。出守蘇州。居官廉潔正直。有况青天之稱。五百年來。民間故老。猶爲茶餘酒後美談。曲本十五貫。爲熊友蘭友蕙兄弟雪冤。卽况公德政也。今有專祠在西貫橋橫街。春秋俎豆。報稱不衰。遜清光緒戊子己丑庚寅。時元和宰葉潤齋。安徽人。吳縣宰。

馬海曙。鄞縣人。亦皆小吏納粟者。公明正直不減况鐘。葉馬二青天。四十年來。蘇人猶樂道之。

項叟素像

蘇州閶門虎邱山麓之泥。細滑停勻。與無錫惠泉山同一性質。故二處皆有泥孩泥人物。要貨馳名四海。業搏泥者。山塘七里間。不下二三百家。其中最擅長。當推斟酌橋頭項姓。遠近富戶老年人。欲索像。傳示子孫者。必倩項姓手捏。有項寄梅者。最爲擅場。城中多大家豪富。往佳囑寄梅搏壞。鬚眉畢現。神情如活。寄梅死。此藝失傳。雖然。卽能傳其術。泰西攝影盛行。亦無人顧問矣。國藝凋零。思之可慨。

四柿亭

崑山縣千墩鄉僻小市集也。十室之邑。有忠信。顧亭林先生。誕降於此。先生原名絳。繼改炎武。爲明末大儒。文章經術。詩詞考古。醫卜壬遁。軍旅貨殖。無不通曉。先生生有異秉。身長九尺。強左目重瞳子。今其後裔孫猶藏先生當日所穿雙樑綢鞋一隻。鞋底黃泥遍滿。幫已破朽。決係當年着物。非膺鼎也。先生讀書處。手植四柿樹。三百年來。根株已毀。宣統辛亥。廣東梁節庵太